

## 第六卷 悔嗜酒 馬周嗜酒受挫跌 王公疏財識英雄

詩曰：

酒能害德且傷生，多少英雄遭辱侵。

飲酒知參惡旨意，不為所困方稱賢。

這首詩，單道人生不可嗜酒。醉來天不怕，地不怕，逢著財色，得這酒助起氣來，每不能遏抑，任你不敢做的、不敢說的、不便說的，都做出說出。不知不覺，畢竟小則辱身敗德，大則亡身喪家。所以當日那神禹惡旨酒，武公悔過而作詩，至今垂為龜鑒，你道酒是可過飲的麼？要必如至聖之不為酒困，無量不及亂纔好。然世人未必能學。其次則莫如知改，我今說個始初嗜酒，後來知改發跡，出人意料，與看官們聽聽。

話說唐太宗時，有一才子姓馬名周，字賓王，系博州莊平人氏。他孤身貧寒，年過三旬，尚未有室，自幼精通書史，廣有志氣謀略。祇為孤貧無援，乏人薦拔，所以神龍困於泥淖，飛騰不得，每日抑鬱自歎。卻又有件毛病不好，生得一副好酒量。悶來時祇是飲酒，盡醉方休。日常飯食，有一頓沒一頓，都不計較，單不肯少了酒。若沒有錢買時，便打聽鄰家有喜事酒時，即去撞撈坐吃。及至醉來，發瘋罵坐，不肯讓人。這些鄰舍被他聒噪得不耐煩，沒個不厭惡他，背地皆喚他「窮馬周」，又號他「撈酒籬」。那馬周聽得，也不在心上。正是：

未達龍虎會，一任馬牛呼。

且說博州刺史姓達名奚，素聞馬周明經有學，便聘他為本州助教之職。到任之日，眾秀才攜酒稱賀，不覺吃得大醉。次日，刺史親到學宮請教。馬周被酒醉壞，爬身不起，刺史大怒而去。迨酒醒後，方覺忙往川衙謝罪。被達公責備了許多說話，馬周唯唯而退。每遇門生執經問難，便留同飲。支得俸錢，都付與酒家，兀自不敷，依舊在門生家撈酒。

一日，吃得大醉，兩個門生左右扶住，一路歌詠而回。恰好遇著刺史了，前導喝他回避。馬周酒愈醉，膽愈大，哪裏肯避！嗔著兩眼，倒罵起人來。此時，連刺史見他醉得無禮，祇得當街又發作了一場。馬周當時酒醉不知，兀自口中罵人不止。次日醒後，門生又來勸馬周去告罪，馬周歎口氣道：「我祇為孤貧無援，欲圖個進身之階，所以屈志於人，今因酒過，屢遭羞辱，有何面目再去鞠躬取憐。古人不為五斗米折腰，這個官兒，也不是我終身之事。」說罷，便把公服交付門生，教他繳還刺史。仰天大笑，出門而去。一路想道：「我屢次受辱，皆因在酒上壞事，好不可恨！從今再不吃酒罷了。」一路自怨自艾，忽然想起「惟酒無量不及亂」句，不覺失聲道：「有了，此後祇是減半罷了。我此去衝川衝府，諒來沒甚大遭際，除是長安帝都，公侯卿相中，有能舉薦如蕭相國、魏無知的，討個出頭日子，方遂平生之願。」遂望西迤邐而行。

不一日，來到新豐市上，天色已晚。便揀個大大客店，踱將進去。但見許多商販客人，馱著貨物亦在進店安歇。店主王公迎接，指派房頭，堆放行旅。眾客各據坐頭，討漿索酒。王公看小二搬運不迭，好似走馬燈一般。馬周獨自個冷清的坐在一邊，沒半個人來睬他，心中不忿，拍案大叫道：「主人家，你好欺負人，偏俺不是客，你便不來照顧麼？」王公聽得，便來取科道：「客官不須發怒。那邊人眾，祇得先安頓他。你祇一位，卻容易的，但是用酒用飯，祇管吩咐。」馬周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先取酒來。」王公道：「用多少酒？」馬周指著對面的大座頭上一伙官人道：「他們用多少，俺也用多少。」王公道：「那五位客人，用五斗好酒的。」馬周道：「也用五斗罷，有好嘎飯盡你搬來。」王公便吩咐小二，一連暖五斗酒放在桌上，並肉菜擺下。馬周舉甌獨酌，約莫吃了三斗有餘，按下酒肚，便不吃了。討個洗腳盆來，把剩下的酒，都傾在盆內，脫下雙靴，便伸腳下去洗濯。聚客見了，無不驚怪。那王公暗暗稱奇，知其為非常人，安頓他歇宿了。同時岑文本，畫得有《馬周濯足圖》，後有煙波釣叟題曰：

世人尚口，吾獨尊足。

口易興波，足能跋塵。

處下不傾，千里可逐。

勞重賞薄，無言忍辱。

酬之以酒，慰爾仆仆。

今爾忘憂，勝吾厭腹。

吁嗟賓王，見超凡俗。

馬周安歇了一夜。次日王公早起會鈔，打發行客登程。馬周身無財物，想天氣漸熱了，便脫下狐裘，與王公作酒飯錢。王公見他是個慷慨之士，又嫌狐裘價重，再四不受，道：「客官身不便，下回補還就是了，這個斷不敢領。況客官將來大有發跡，必非庸流，豈是少此房錢者。小老已知矣。」馬周見他執意不受，乃索筆題詩壁上，曰：

古人感一飯，千金棄如屣；

匕箸安足酬，所重在知己。

我飲新豐酒，狐裘不用抵；

賢哉主人翁，意氣傾閭里。

題罷：莊平人馬周書。

王公見他寫作俱高，心中十分敬重，便問：「先生如今何往？」馬周道：「欲往長安求名。」王公道：「可有相熟的寓所麼？」馬周道：「沒有。」王公道：「先生此去，必然富貴。但資斧既空，將何存立？老夫有個甥女婿在萬壽街賣饅趙三郎家。老夫寫封書，送先生到彼作寓罷了。更有白銀三兩，權助路費，休嫌菲薄。」馬周感其厚意，祇得受了。王公寫書已畢，遞與馬周。馬周道：「他日寸進，決不相忘。」作謝而別。

行至長安，果然是花天錦地，大不相同。馬周逕問到萬壽街趙賣饅家，將王公的書信投遞。

原來，趙家積世賣這粉食為生。前年趙三郎已故了，妻子王淑英在家守寡，管理店面。這就是王公的外甥女。年紀在二十

下，卻甚豐艷勝人。這王淑英初時坐店賣饊，神相袁天罡一見，大驚歎道：「此婦面如滿月，唇若紅蓮，聲響神清，山根不斷，乃大貴之相。他日定為一品夫人，如何屈居此地！」偶在中郎將常何面前，談及此事。常何深信袁天罡之語，吩咐蒼頭以買饊為名，每日到他店中閑話，挑撥王氏嫁人，欲娶為妾，王氏全不瞧睬。正是：

姻緣本是前生定，不是姻緣莫強求。

卻說馬周來到頭一日，王氏先得一夢，夢見一匹白馬自東而來，到她店中把粉饊一口食盡。自己手趕逐，不覺騰上馬背。那馬忽化成火龍，沖天而去。及醒來，滿身上熱，思想此夢非常，且起直至將午，猶在想夢不休。恰好，忽一堂堂書生進店，遞上書信。王氏展開看了一遍，見來的姓馬，又身穿白衣，想起夢來，心中大疑，就留下作寓。一日三餐，殷勤供給。那馬周吃她的，便似理之當然一般，祇是持心飲酒，不敢過醉。這王氏始終不怠，甚是欽敬。

不想鄰里中有一班輕薄子弟，平日見王氏是個俏麗孤孀，常輕嘴薄舌，在言挑撥，王氏全不招惹，因而罷了。今見她留個遠方單客在家，未免言三語四，生造議論。王氏是個精細人，耳邊聞得，便對馬周道：「賤妾本欲相留，奈孀婦之家，人言不雅。先生前程遠大，宜擇高枝棲止，以圖上進，若埋沒大才於此，枉自可惜。」馬周道：「小生情願為人館賓，但無路可投耳。」言之未已，祇見常中郎的蒼頭，又來買饊。王氏想著常何是個武官，必定少不了個文士相幫，乃問道：「我這裏有個薄親馬秀才，乃博州來的，是個飽學之士。在此覓一館地，未知你家老爺要得著否？」常蒼頭應道：「甚好！待我去稟知來迎。」

原來，那時正值天旱，太宗降詔，凡五品以上官員，都要直言得失，以憑採擇，常何亦該具奏。正要尋個飽學，請他下筆，恰好蒼頭回去將王氏說話稟知。常何大喜，即刻具帖，遣人牽馬來迎。馬周謝別了王氏，來到常中郎家。

常何見他儀表非俗，好生欽敬，當日置酒相待，打掃書房安頓歇下。次日，常何取白金二十兩，彩絹十端，親送到書房中來，以作賀禮，纔將聖旨求言一事，與馬周相議。馬周道：「這個不難。」即時取筆，手不停揮，草成便宜二十條。常何逐一看過，歎服不已，連夜命人繕寫。

明日早朝，進呈御覽。太宗皇帝看罷，事事稱善，便問常何道：「此等見識議論，非卿所及，卿從何處得來？」常何拜伏在地，口稱：「死罪。臣愚實不能建白，此乃臣家客馬周所為也。」太宗問道：「馬周何在，可速宣來見朕。」黃門官即宣旨，逕到常中郎家宣了馬周。到了午門，常何引進金鑾見駕。拜舞已畢，太宗問道：「卿何處人氏？曾出仕否？」馬周奏道：「臣乃莊平縣人，曾為博州助教，因不得志，棄官遊於京都。今獲觀天顏，實出萬幸。」太宗大喜，即日拜為監察御史，欽賜袍笏官帶。馬周穿了，謝恩而出，仍到常何家拜謝舉薦之恩。常何重開筵席，置酒稱賀。至晚酒散，常何不敢屈留他在書館，吩咐備轎馬，送馬爺到王奶奶家去。馬周忙道：「那王氏原非親戚，弟前日不過借寓其家而已。此婦明眼施惠，理法自持，其令人可敬！」常何聞說，大驚道：「御史公有宅眷否？」馬周道：「慚愧，家貧未娶。」常何道：「那王氏看來具雙識英雄的俊眼了。既然未娶，弟想袁天罡曾相此婦有一品夫人之貴，御史公若不棄嫌，明日下官即去作伐，何如？」馬周感其恩侍殷勤，亦有此意，便道：「若得先輩玉成，深荷大德。」便仍歇下。

次日，馬周又同常何面君。其時突厥反叛，太宗正遣四大總管出兵征剿，命馬周獻平虜策。馬周在御前口誦如流，句句中了聖意，便改為給事中之職。常何舉賢有功，賜絹百疋。常何謝恩出朝，吩咐從人，便路引到買饊店中，要請王氏相見。王氏還祇道常中郎來，是要強娶她作妾，急忙躲過，不肯出來。常何乃叫蒼頭找個鄰嫗來，將為馬周求親並馬周得官始末，俱托她傳語進去。王氏方知情由，向時白馬化龍之夢果驗，即時應允。常何便將御賜絹匹，替馬周行聘。賃下一所大屋，教馬周住下，擇吉與王氏成親，百官都來慶賀。正是：

分明乞相寒儒，忽作朝家貴客。

王氏嫁了馬周，把自己一家一伙都搬到馬家來了。人人稱羨，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馬周做官，不上三年，直做到吏部尚書，王氏淑英封做夫人。這馬周，太宗時時召見議事，把從前嗜酒性情都改換了，絕不致酒誤事。忽一日，新豐店主人王公知馬周發跡，特到長安。先去看外甥女，方知改嫁的就是馬周。王公大喜，忙到尚書府中投帖。馬周夫婦知了，接入相見，設酒厚待。住了月餘，要回，苦留不住。馬周祇得將千金相贈。王公哪裏肯受。馬周道：「壁上詩句猶在，一飯千金豈可忘也？」王公方受了，作謝而回，遂作新豐富室。

再說達奚刺史因丁憂回籍，及服滿到京，問吏部家宰即是馬周。自知先時得罪，不敢去報名補官。馬周知此情，忙差人再三請見。達奚無奈，祇得入府請罪。馬周扶起，道：「當年教訓，本宜取端謹學士。彼時嗜酒狂呼，乃馬周之罪，後已知過。改悔久矣，賢刺史無復追憶也。」即舉達奚為京兆尹。京師官員見馬周度量寬宏，各個敬服。後來馬周與王氏富貴偕老，子孫顯榮。

看官，你道馬周若不知節飲，則新豐店不禮於王公；即禮於王公，粉饊店斷不禮於王氏。此二處即幸免矣，常中郎家，豈乏美酒？為給諫時，寧少酒錢？當宣召見駕時，又不知作何狂呼矣！詩曰：

一代名臣屬酒人，賣饊王媪亦奇人。

時人不具波斯眼，枉使明珠混俗塵。